

『伉俪三部曲』之一

最后的淑女

陈德璋 杨淑心 著

The Last Fair Ladies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The Last Fair Ladies

“伉俪三部曲”之一 纪实性散文特写集

最后的淑女

陈德璋 杨淑心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的淑女 / 陈德璋, 杨淑心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 - 7 - 5360 - 5828 - 6

I. 最… II. ①陈…②杨…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9513 号

责任编辑: 余红梅

封面题字: 刘胄人

装帧设计: 广州胜者平面设计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岭美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荔湾区花地大道南海南工商贸易区 A 幢)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4.75

字 数 20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 - 37604658 37602819 编辑部电话: 020 - 3759213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序

◇ 方铭迪

老朋友的新散文集向读者招手了。书名唤作《最后的淑女》，个中情怀与人生感悟，耐人寻味。

作者陈德璋先生和杨淑心女士与笔者有多层缘分，曾是多年同事兼邻居。德璋与我原任职中联部，后来分别转入中国文联和国家科委，皆从事对外交流合作工作。上世纪80年代末，德璋偕夫人返回故园广州，我们一南一北，都在宣传岗位上为国效力；晚年先后退休于广东电视台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作者夫妇系涉外工作者兼作家，笔者也可称为老新闻工作者和退休外交官。老友新作问世，诚邀笔者作序，难说“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毕竟是挚友托契，虽然力不从心，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古人曰：“序者，述集所由”，“序论作者之意”。本书“所由”、“之意”，作者已在《跋》中明说，笔者无意重复，就以出自肺腑的读后感言，滥竽充数吧。

这部新散文集的文化含量可观，笔者想象是作者临江观水，梦想神思的飞来之笔，文采飞扬，思辨纵深。作者将其视为人生舞台的“谢幕”之作，可见分量不轻。换个角度看，似是作者心灵对“绅士和淑女”的眷恋，也是作者对人性善良美好的呼唤，更是作者对一代知识分子良知的坚



守。作者身处与死神共舞的前沿，不忘文化人的社会担当，情于所当情，理于所当理，值得尊敬。

读罢新散文集，作者一生的心路历程历历在目。原来以为相识近半个世纪的朋友，应是相知甚深了，现在才体会到，相识相知也需要与时俱进。原来面临生命挑战，可以“凛然不屈”，为了追求梦想，文人的风骨精神能转化为“铿然有声”的力作。笔者为之感动、震撼和沉思。

新散文集展示了作者几十年人生荆途的踪迹。似水流年，“生”与“活”的具体过程，可谓人生五味均有写照。读者从中可窥见作者对生活的真挚情义，对人生的不断感悟。《凝眸逝川》、《残堞之光》等篇，字里行间流淌着从历史场景、阅历故事里挖掘的厚重话题，折射出作者丰富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智慧，写来洋洋洒洒，气势恢宏，历史感和沧桑感跃然纸上。“观乎水”引发的情思和彻悟，更为出彩，令人启迪入脑。

新散文集蕴含作者灵魂的触摸，心灵的洗礼，激情的燃烧，思想和情感的容量较大。书中有作者甘苦备尝、心手相连、守望相助的亲情和爱情的倾诉；有作者向风慕义、相互砥砺的友情表白；还有作者心系国运、情系民生的思考。作者将散文视作生命漫步，述人、谈己、阅世、读书都含有对生活 and 生命的哲思。特别是书中驱遣历史文献、指点文化菁英、雄视古今的气度，令人折服。《情迷书海》、《京华恋曲》等篇，反映作者博览群书、勤于思辨的读书之路和对自身文化之旅的解读，对于年轻读者的读书观不无引导作用。《涛声梦萦》、《古道 朔风 骏马》、《漫忆文艺名人 谛听历史回声》等篇独具大文化散文的元素，颇有“审智”散文的风格。《与死神共舞》、《最后的淑女》等篇，则见证了作者用自己的生命去感受切身、表达自我，语言生有奇力，读后令人为之动容。

这册文集还存有散文谐趣和情致的笔墨。淑心以知识女性的视角，平易清新、流畅委婉地叙事画人。《风雪中的牧歌》再现了草原英雄小姐妹的英姿；《我在渔人之家》、《南海帆影》重现了深入海岛生活的见闻；

《燕山北麓的“小广东”》却有当年大学毕业生的青春印记；《和平里夜话》则是特殊年代“五七”干校家属、邻里关系的掠影……风趣十足，亲切感人。

新散文集还有纵论中外文艺名家成就和人格魅力诸篇。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和审美观念，列数名家的艺术成就或舞台生涯，近



方铭迪先生（中）在两作者广州家中作客

距离地观察名家的音容笑貌和灵魂样态。这些篇章见证了作者为对外文化交流付出的心血，反映了作者作为文化使者的功力及其对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刻理解和观察。这也许有助于读者跨越中外文化交流的盲点，提高鉴赏中外文化的认知水平。

总之，本集散文既可推动读者励志，又可提升读者的文化素养和认知水平，是一本催人思考、激人奋进的好书。

2009年8月于北京

（注：本序作者方铭迪先生196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先后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国家科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工作。曾任《科技日



最后的淑女

“杭甬三部曲”之一 纪实性散文特写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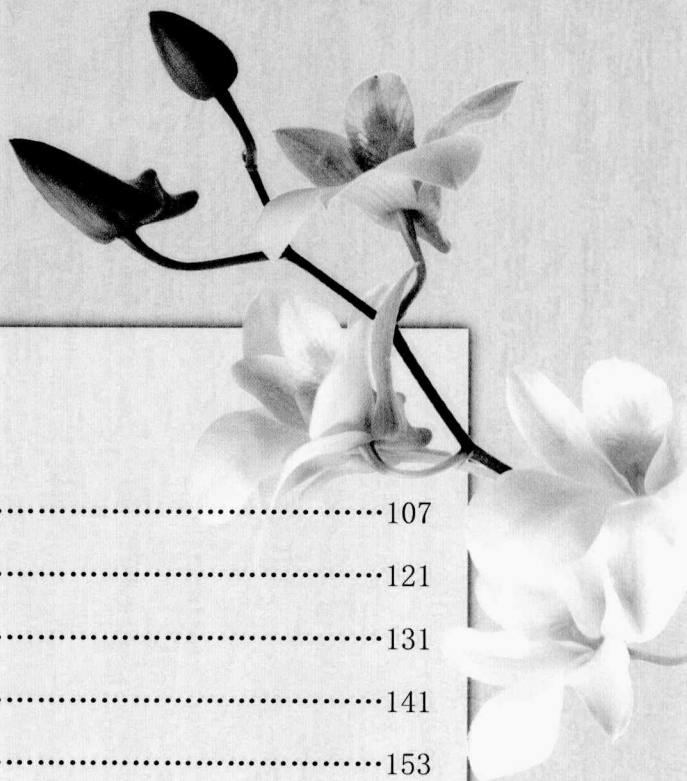
报》国际部主任、中国驻巴西大使馆参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局长、巡视员、正局级新闻参赞等职。)

“伉俪三部曲”之一 纪实性散文特写集

最后的淑女

目录 Contents

序（方铭迪）	1
凝眸逝川（陈德璋）	1
情迷书海（陈德璋）	7
残堞之光（陈德璋）	15
忧郁的地平线（陈德璋）	27
风雪中的牧歌（杨淑心）	41
我在渔人之家（杨淑心）	53
南海帆影（杨淑心）	57
燕山北麓的“小广东”（杨淑心）	61
赶牲灵（杨淑心）	69
难忘那个夏天（杨淑心）	73
京华恋曲（陈德璋）	77
和平里夜话（杨淑心 陈德璋）	91
与死神共舞（陈德璋）	97
一个没有名字的女人（杨淑心）	101



最后的淑女（陈德璋）	107
家有小友（陈德璋）	121
血色湄公河（陈德璋）	131
师恩永恒（陈德璋）	141
涛声梦萦（陈德璋）	153
异国情缘 风雨人生（杨淑心 陈德璋）	159
一篇写了十多年的人物特写（杨淑心）	173
戴爱莲和她的女儿（杨淑心）	179
烟雨濛濛忆凤霞（杨淑心）	183
古道 朔风 骏马（陈德璋）	187
格利高里·派克在中国（杨淑心）	195
吉洪诺夫的微笑（杨淑心）	203
漫忆文艺名人 谛听世纪回声（陈德璋 杨淑心）	207
百万里路云和月（陈德璋 杨淑心）	213
[跋] 忘情的骊歌（陈德璋 杨淑心）	221



凝眸逝川

◇ 陈德璋

我有时不自量力，随兴写点诗文公诸报章或结成小册子出版，常以“陈泯”为笔名。有些好心的朋友不解其意，认为“泯”常与“灭”连用，其意欠佳，似有劝我“更名易帜”之意。

我自取这个笔名，实无深意，主要是因自幼生于水滨，长于水滨，与水相依相伴，小名又叫“阿民”，是个名符其实的水边小民，故除了父亲在我入学时给起的大号外，后来又擅以“泯”名己，不讲什么忌讳了。再说，“泯”字除“消逝”之义外，另有“水清貌”这一释义。如杜甫《漫成二首》中，即有“春流泯泯清”之句，我常引以自勉。



我生身的粤东古城揭阳县榕城镇，秦时即为郡治，是个鱼米之乡，人称“水上莲花”。之所以说是“水上”而不是“水边”，因其不仅“在水一方”，而且与这条河流相抱相拥，“在河之洲”，是横跨于榕江身上的一座古城。

就其源头来说，榕江既仰慕东南方向的南海，又眷恋揭邑这片膏腴之地，不愿匆匆而过。为了在这一带更多地盘桓、留连，它流入揭阳地界



后，先在磐东分为南北两溪，各自飘然东去，直到炮台地区，才又交汇合抱，同往汕头岩石入海。两江先分流后交汇所圈出来的这片土地，实际上是个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的江心岛。榕城镇就坐落在这座小岛之上，四面绿水环绕，日夕有波光潮声萦回，贻人画意诗情，故有上述美誉。

更令我感到幸运的是，县城中心还有南濠、西濠等运河穿过，沟通南北两溪。我就生长在南濠边的一座百年老屋。此濠宽虽不足十米，但往昔也是绿水盈盈，既通漕运，又可汲水洗涤、游泳戏水、摸鱼捉蟹，由此生出我儿时的许多乐趣和回忆。我13岁起，每天还得从这里挑十来担水，装满家里的3口大缸。直到19岁时考上大学负笈远游，我才离开故乡这个水的摇篮。

此后经年，我虽然萍踪四海，甚至浪迹五洲，但心灵深处永远挥之不去的，还是儿时这波光摇曳的水上乐园，甚至几十年来浮上心头的种种梦境，也常是以这个水城为舞台而演绎出来的。

儿时最开心的，首推游泳戏水。近水楼台，水自然成了第一玩伴。我从四五岁时起，便经常光溜溜赤条条地跑出家门，一头扎进濠水里，玩个痛快；后来上了中学，像小河沟里的鱼儿游进大河一样，玩水的地方变成了水面开阔、水位较深的榕江。日夕与水为伴，扑腾扑腾，自然也学会了



“唯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宋]李清照

多种凫水的本事和游泳的姿式。可惜那些年头没有条件接受正规训练，虽然什么蛙泳、仰泳、蝶泳、自由泳、跳水、潜水等都能来两下子，但哪样都不精，还是“狗刨式”最得心应手。聊以自慰的是，浮力和速度都不差。对江河湖海，慢慢也少了畏惧之心，多了亲近之情。

到了少年时代，我最惬意的则是到江边读书，一个人躺在细草芊芊的岸边，或靠在临江的老榕树下，读自己喜欢的书。这时候，常是江风习习，日影瞳瞳，令人心无旁骛，读得心醉。有时读累了，就掩卷遐思，或驰目江流帆影，或遥望蓝色远山，放飞自己的心灵，有时还会萌生出一些感悟或诗情来。我后来一度钟情于诗神，写过一些小诗和出过集子，便是故乡绿水从我心田流淌而过的涓滴之作。如“故乡帆影”一题，就是在榕江边即兴草就的：

你像一缕炊烟/从远山脚下升起
 你像一团水雾/在秋水长天间飘动
 你像一片白云/从薄暮的天边飞近
 带来了山的凝重/水的空灵
 你是一只神奇的金梭
 织过我儿时斑斓的梦境
 你是长河上浮动的音符
 伴江流唱着迷人的歌声
 你是我少年时代的挚友
 送我负笈远游走向人生

二

1959年秋，我背起藤制的小行李箱，到广州中山大学就读，有幸又与江流为伴。那是一条比榕江更长、更宽的河流——珠江。

那时的珠江，污染还不严重，特别是秋天，“潦水尽而寒潭清”。下午课后，约同窗三五，从母校北门码头下水，畅游至夕阳西下，看潋滟波



光和过往船只在江面上浮动，又有一番乐趣，时而还有点“恰同学少年，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感觉。故这些日子虽值“三年经济生活困难”时期，但既能畅游于知识的海洋，又可击水于珠江，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记忆，并为我晚年卜居江左、又日夕与珠江为伴埋下了潜意识的诉求。

越五年，即到了1964年，我从中大毕业，惜别珠江，赴京工作，又投入了另一条更加浩阔、时而壮丽如虹、时而波凶浪涌的大河——人生的洪流。

追怀四十余年往事，我的心仍离不开水。不管在国内工作或到国外访问，除了必办的公务外，各地的江河湖海，总像一个强大的磁场，吸引我前往寻幽探胜，或抒怀憩息。

由于命运之神不经意的安排，这些年来，我登上了一个更大的平台，有幸与国内外更多的江河湖海亲近。如，在国内，除多次与长江黄河邂逅外，还在北戴河追逐过浪花，在雅鲁藏布江饮过清泉，在嫩江抗击过洪水，从台湾南端鹅銮鼻的海岬上眺望过祖国大陆，甚至在人迹罕至的漠北黑水河的冰水中游过泳，体验千百年前胡骑饮马的豪迈与苍凉……

至于海外，我曾多次在太平洋的此岸和彼岸来回眺望，还在大洋中间的夏威夷环视浩淼烟波，追寻二战遗迹；在大西洋黑角的海滩上，探寻过殖民时期贩卖黑奴的陈迹；在澳洲南部阿德雷德的海港边，用双眼和大脑复制过300年前第一批英伦囚徒登陆的情景；在巴黎塞纳河边多次留连，领略法兰西文化的迷人风采；在影城戛纳，我也曾跳进地中海，潇洒游了一回；我甚至有幸沿着多瑙河，从慕尼黑到维也纳到布达佩斯再到布加勒斯特，一路谛听这条蓝色河流曼妙的歌唱……四海波涛、五洲风云随之涌入心底，引发我对水的感知进入一个思辩性的领域。

三

人所共知，水是生命的源泉和人类文明的摇篮。因此，中外贤哲总是把水与人——特别是民众视为一体，叠加起来思考，或将其拟人化，引喻

出无数警世箴言。这方面，讲得最为全面和透彻的，当推孔子“观乎东流之水”时答子贡的一番宏论：

以其不息，且遍与诸生而不为也，夫水似乎德；其流也，则卑下倨邑必循其理，似义；浩浩乎无屈尽之期，此似道；流



作者于挪威一峡湾留影

行赴百仞之溪而不惧，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绰约微达，此似察；发源必东，此似志；以出以入，万物就以化洁，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见必观焉。

依上述之见，河川奔流不息，兼济苍生；博大浩阔，勇往直前；行世公平，正气浩然；“无孔不入”，无微不至；目标坚定，矢志东流；所经之处，污垢尽涤……真可谓集自然界与人类美德于一身，“是故君子见必观焉”。

四

我不敢以君子自况，但孔子之言，也道出了我几十年来近水、亲水和漂流于人海的感悟。“观乎水”，也是我此生的宿愿和择居的重要条件。

前些年，我“服役期满”，退休闲居。为了求得俗身与心灵的宁静，经与家人商量，毫不犹豫地卖掉了单位里分给我的、位于环市东路繁华地段的房子，到滨江东路另置一套临江小宅——它虽然比原宅还小十几平方米，但属一线江景，视野开阔，珠江就在窗下汨汨流过，隔河与二沙岛相望，星海音乐厅、广东美术馆等嵯峨楼宇尽收眼底。最感惬意的是，透过客厅和主卧室的落地长窗，日夕可见潮起潮落的珠江和云卷霞飞的长空，



暮色中，作者在临江寓所伏案写作

随着四季和晨昏的流转，幻化成两幅变化无穷的壮丽画卷，怡人眼目和心怀，真可谓“朝晖夕阴，气象万千”，令人似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之中，半生烦忧尽释，世间宠辱皆忘。

近年我罹受重疾困扰，但临窗小坐时，偶感文思也随江流悄悄涌来，欲止不能，故时而还随兴写点诗文，亦觉乐在其中。

南宋张孝祥历经多年宦海浮沉之后，在《西江月——题溧阳三塔寺》一词中有句：

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

寒光亭下水连天，飞起沙鸥一片。

这是一种多么洒脱、多么空灵的境界！

五

我如今因闲居于江畔小舍，免不了时时望望脚下的江水，望望流逝的岁月，也望望变幻中的人世云烟，胡思乱想一番。深以为憾的是，望江之余，难免也目睹今日珠江污染之严重和治理之艰难。本以为今居近水楼台，可重温昔日同学少年击水珠江的旧梦，奈何走近江边一看，时见浊流依旧，偶尔还有异味溢出。前些年我回故乡拍《潮汕风云录》一片时，同样发现昔日那“清粼粼的江水瓦蓝蓝的天”已不复存在。天堂蒙垢，何日重光？

凝眸逝川，遽感孔子关于水的宏论，似应加上一笔：“水可亲可用而不可侮，此其性之刚烈也。”古今中外无数惨痛教训，都是佐证。“水可载舟，也可覆舟”这一千古至理，料人们不会忘记……

2008年12月18日

“外物之味，久则可厌；
读书之味，愈久愈深。”
——（北宋）程颐



情迷书海

◇ 陈德璋

一

我的同邑先贤、南宋探花王大宝写过一副寥寥十个字的对子：

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

这两句大白话经千年历史冲刷，尚能流传至今，盖因其言简意赅，道出了一则人间至理。真理从来都是朴素的，就像晶莹剔透的天然水晶一样，是山川河岳历亿万年淘冶而凝聚的精英。

说到读书，历来被用得最多最滥的劝学名句，大概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其实用主义与急功近利，向为安贫乐道者所鄙夷。但读书本身在人类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时发挥的作用，却是不言而喻、无法估量的。正像别林斯基所说：“书籍是我们时代的生命。”

不难想象，人类如果没有用浩如烟海般的书籍中积累下来的知识武装自己，就等于没有掌握开启文明社会的钥匙，至今仍会处于茹毛饮血的洪荒年代。

二

我自幼家境清贫。父亲早年随祖父、伯父在县城租了一间铺面，经营



绸布生意，生活尚算小康。但日寇侵华后，家乡沦陷，布店倒闭，一家四处逃难。后仅存的布匹余资，又遭土匪劫掠，自此家道败落。父亲成为血本无几的小布贩，每天起早贪黑，用一辆破旧单车拉着各式土布和“阴丹士林”之类的廉价洋布，走村串寨，“赶墟”摆卖，十分辛苦，所得自然也十分有限，要撑起包括母亲、我们四个兄弟和两位姐妹的八口之家，谈何容易？

尽管家境如此，儿时入过私塾、毛笔字写得挺漂亮的父亲仍矢志不渝，自己再苦再累，也要让子女读上书。因此，我五岁半时，便被送进设于县城孔庙里的小学，跻身于“家贫子读书”一族。

父亲虽以让子女读书为天职，似乎也没有要我们长大以后加官晋爵、大富大贵的雄心或野心。他从来不向我们灌输“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之类的浑话，只是希望我们长大了知书识礼，有点本事，不愁温饱，能够堂堂正正、安安稳稳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对我们几个孩子

从来不耳提面命，也不在我们面前说苦叫累。但我们幼小的心灵，永远铭记着他那深藏的爱和殷切的期望。

记得我10岁左右的一天晚上，在外面奔波劳碌了一天的父亲回到家里，累得直不起腰，半靠在竹椅上，叫我帮他倒一杯舒筋活络的五加皮药酒来。昏暗的煤油灯下，面容憔悴的父亲抿了两口酒，发现我神色有点黯然，反过来安慰我说：“我是有点累了。不过也没什么，歇歇就好了。你们只管好好读书，别的甭操心。”

父亲对子女的冀望，也充分体现



1957年夏，父亲50寿辰时留影。